

主題 | 在教育的場域中，無處不性別

聯合國於 2018 年修訂的《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Internat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on sexuality education) 中提到「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策略，能夠使學習者積極參與學習過程，並鼓勵獨特的學習方式」，本期眾聲喧嘩透過教師之眼，看見學習者的需求，並從中看見教育現場的困境，或是發展出學習與教學策略。

「適齡性」這幾年在臺灣常被拿來當作反對性別平等教育的理由，《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在討論適齡性時還提醒我們應該注意到發展階段的多樣性，例如：認知發展遲緩等特殊孩子。張馨云在「特教 + 幼兒」的教學場域中，看見性別教育對特教孩子的重要性，而孩子本身學習的障礙需要發展更多方法，但是臺灣現階段的特殊幼兒教育領域，並未具有完善的性別教育機制。

108 課綱上路，性別平等教育依然採取融入而沒有設科，而現場教師被各式進度、活動、行政等種種任務燃燒至快要「融化」，如果實在想不起來要怎麼融入，那就試著先仔細聆聽學生的聲音。江筱文在小學的國語課中，因為學生說：「不行啦！蝴蝶沒有先生……」而展開了一場精彩的對話與性別教育，正是教與學的密切交融。而學生的日常對話與事件，更是年輕人放大聲量的吶喊，蔡宜倩從國中生日常的性別玩笑與性別事件中，意識到校園現場實施性平教育仍然過於零散且教條化，尚難以因應青少年階段層出不窮的挑戰。

高等教育場域，開設性別教育／研究課程的比例雖仍不盡理想，但是適時搭配不同學門討論性別面向，更有助於性別教育的普及，莊佩芬透過「輔導原理」課程要求學生完成訪談阿嬤的月經，開啟不同性別學生對於「性」的覺醒，從學生的回饋中，對性別融入課程的更多形式躍躍欲試。

(副總編輯莊淑靜)

幼教場域

從老師角度，看學前特殊幼兒性別教育的困境

■ 張馨云 國立政治大學幼教所碩士

本文探究學前特殊幼兒性別教育的困境，以黃黃老師的訪談為分析重點，黃黃老師任教國小附設特幼班，小、中、大班混齡，與一名特教老師及一名助理老師共同教導八名腦性麻痺、智能障礙或自閉症等特殊幼兒，幼兒多為中、重度，甚至極重度等障礙程度。

僅能談認識自己與認識性別

黃黃老師實施的性別認知程度僅認識自己、認識性別，從認識自己中了解自我身體的構

造，進而達成日常生活中的如廁訓練等行為，也從認識性別中了解男女生的差異，包含：服裝、頭髮等外顯特徵，然這些課程活動與訓練仍須以幼兒的認知能力為基礎，當孩子認知能力不足時，即便親眼所見、實際觸摸，孩童也無法了解其中的差異。

「我們班是從小班到大班的混齡班，所以小班也是認識自己、認識性別，就是認識男生女生，但大部分還是認識自己……，然後中班的孩子要能力好的點的才會認識到比較細微的地方，尤其搭配如廁訓練，像小男生要扶著自己的小雞雞、小水管啊，我們就跟他講說這個是尿尿的地方，你尿尿的時候要抓著，其他時候不可以抓，那因為你有小水管所以你要站著尿尿，小女生沒有小水管，所以坐著尿尿。」

在特殊幼兒的班級裡，老師除傳遞社會所欲建構的性別外，同時出現另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與之拉扯，這股強大、無法忽視的力量，就是孩子本身的認知能力。普通班幼兒的認知能力具階段性與連續性，但特殊幼兒的認知能力卻因障礙類別與程度存在極大的差異，不論老師要如何對該幼兒進行教學，可能受限於孩子個別認知的能力。

「以我們老師來看，如果在孩子他還沒有自我概念的時候，其實他很難延伸到性別，因為畢竟每天一睜開眼睛，有的孩子還在包尿布，上廁所也是媽媽拉著去的，換衣服也是爸爸拉著去的。」

「大部分特教班的孩子，中重度以上的孩子可能連叫他的名字他都不太有反應，他對外界的反應也不是那麼的有興趣，所以性別教育的東西不會一開始就進去，那除非說這個孩子的自我認知概念已經比較好了，開始學習如廁的時候，那我們可能會帶他去認識我應該要去小馬桶這邊，或是小便斗這邊。」

在普通班中，或許老師可有意無意將社會建構的性別（或稱性）知識傳達給幼兒，但特殊幼兒的認知遲緩障礙，老師的社會性別知識不再自由地穿梭於教室中，反而被孩子尚未發展全面的認知能力阻擋在外。

「能力好的孩子可以一路上帶上去（從課程中進行相關的教學），那認知不夠好的其實我們就制止或帶他做別的動作，例如：孩子去摸大部分是為了要引起別人注意，我們就會跟他說不可以摸身體喔！我們牽牽他的手。我們特幼班能做到的，頂多就是小男生、

小女生的區辨而已，那更進一步就是身體界線，其實不容易，可能沒辦法用正式課程進行，也就是在生活作息當中實際發生了，我們才會去引導他身體界線，因為有的孩子可能自顧不暇，他可能連看都看不清楚、聽都聽不懂，你跟他講這些他可能沒有辦法理解。」

但當老師小心且密切的關注幼兒能力發展並實施教學策略的同時，部分家長也可能因對教學內涵的不了解，而無法準確接收到老師期望解決的問題，因此，當老師與家長的觀點游移在不同立場時，孩子本身的問題行為可能一直無法改善。

「有的父母覺得他還小沒關係，我說那如果等到他十歲一樣去弄別人呢，今天如果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孩突然來摸你胸部這樣好嗎？我們之前有個小班孩子的媽媽，他就是一直餵母乳，媽媽在跟別人講話，他想到就去把媽媽衣服掀起來，去碰她的胸部，一開始他可能是對媽媽，到後來開始對老師，老師在上課他可能手就開始摸過來，我們就希望媽媽可以一起處理，媽媽就說可是他可能想找奶啊，我就給他應該沒關係吧！最後就是有親眼看到，我們在開 IEP 的時候，小孩直接把手伸進老師衣服裡頭，媽媽就嚇到說不可以這樣。」

無法忽視特幼生的性教育

在幼教現場中發現，對性（別）相關的議題，如操弄生殖器、隨意碰觸他人身體、甚至說出「屁股」等字眼時，多數教師與家長抱持禁止與迴避等態度，這樣的話題似乎已很自然地歸類為不可輕易公開的私領域，這樣的現象同樣存在於黃黃老師的班級裡，但不同「有意識地談論」及「有意識的禁止」，班級中的孩子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非常多元，除具好奇意識外，尚有因無法順利與外界達成良好的互動關係，而形成的對自我的探究，以及如自閉症兒童等無法控制的固著行為因素。

「有時候認知不夠好的孩子，他比較不會去探索外面的環境，不理解課程無聊的時候，他就開始東摸摸、西摸摸，摸久了之後他就發現身體有個部位好像摸起來還蠻舒服，或是蠻好玩的耶，尤其男孩子很明顯，因為他那個生殖器官是外顯的，那我們比較常做的就是轉移注意力，用正確的方式去回饋或表達自己的需求，當然我們也會去檢討說課程方面是不是可以再更吸引他們注意。」

「孩子主要能力是一個問題，但自閉症的孩子這種固著是很難引導開，譬如說認知不好或是無聊的孩子，我可以用很多東西去轉移掉，可是對於自閉的孩子很難，因為他看到

的就是一個光阿，他不覺得他看到的是一個身體，所以你跟他說不可以，可是他下次還是會，他沒有察覺到別人的身體不能亂碰。」

前者的行為問題，老師可運用轉移注意力，建構以正確的方式表達需求的能力，甚至老師也會檢討課程的設計是否能更具吸引力，採用轉移注意力與教師輔助幼兒融入課程等策略，即可處理因無聊或無法自行與外界連結所衍生出的行為問題。但後者的固著行為卻貌似一堵無形的高牆，使老師也同樣束手無策。因為對特殊幼兒而言，「身體界線」的維護已是非常抽象且不易達成的領域，當自閉症（程度較重）類別的兒童在遇到能夠引起自我注意力的事物時，或許連這是「別人的身體」、這是「人」都無法覺察，眼中僅有能滿足其需求並且能獲得刺激與快感的「東西」。不論這個「東西」是什麼，如同上一部分所提到的案例－「自閉症的孩子，有時候摸人家不是因為要引起注意，有時候是因為他的需求」，而此需求雖對旁人造成困擾，但卻能滿足自我的刺激與達成某部分的快感，又因為障礙類別的因素，孩子具有強烈的固著行為，因此，教師僅能以不斷勸誡的方式來導正不知是否能解決的問題。

結論

特教老師所擔心的不僅有在人際互動上的不易，甚至也為將來無法拿捏自己與他人的身體界線，如同黃黃老師訪談中所言：「不能侵犯別人跟保護自己這兩塊議題一直在特殊生裡面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一直很擔心又很無能為力的事情」。在現階段的特殊幼兒教育領域，並未具有完善的性別教育機制，全數端看班級老師對個別孩子的問題行為進行努力，雖黃黃老師提到在特幼班要進行性別教育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同班級的老師也不一定會抱持同等的心態來看待，但建置更完善的特殊生性別教育課程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國小場域

一堂國語課引發的性別議題

有漂亮的蝴蝶「先生」嗎？

■ 江筱文 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小導師

作為現職國小老師，我一直認為，性別平等教育是小學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在正式教育的第一個階段，給予孩子正確的引導，才能建立起友善的性平課程教學環境。初學齡的孩

子並非完全性別中立，而是帶著原生家庭或過往經驗所承載的傳統性別意識型態及社會性別角色進入學校（陳儒晰，2008）。低年級的孩子尚且稚嫩，從他們的童言童語，能直接窺看社會中最根深柢固的性別刻板印象。二年級的某一節國語課，帶給作為班導的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我寫下這篇文章的起始點，從這堂課，我們可以一窺在社會、教科書中仍然存有的刻板印象，也可以看到性平議題如何融入一般的課堂。

一堂國語課引發的性別議題

那是一節平凡無奇的國語課，我們在進行照樣造句的練習，就像每一課都在做的那樣，沒什麼特別。模仿的原句型是「蜜蜂小姐採著花蜜」，作為「蜜蜂」一詞的對應，學生很快想到了「蝴蝶」，但卻在「小姐」的對應詞上卡住了，造成很有意思的對話。

（以下的學生對話都是真實節錄，老師是筆者本人。）

學生 A：蝴蝶……嗯……蝴蝶……

老 師：「小姐」有什麼相對應的語詞呢？

學生 B：先生！蝴蝶先生！

學生 A：不行啦！蝴蝶沒有先生！

老 師：為什麼蝴蝶沒有先生？

學生 C：因為蝴蝶都是女生啊！

對於「蝴蝶都是女生」的觀點，很多孩子表示贊同，也有孩子覺得不對勁，提出自己的質疑，在討論中，他們很快地得出「蝴蝶」一定也有男生的結論。於此同時，我也意識到，這是個深入討論的好機會。

老 師：為什麼會覺得蝴蝶都是女生呢？

學生 C：嗯……因為蝴蝶很漂亮？（不太確定）

老 師：是的，我們在形容蝴蝶時，常用「美麗的」、「漂亮的」等等形容詞，所以說，

「美麗漂亮」這樣的形容一定專屬於女生囉？

（學生七嘴八舌討論著正反意見，我請幾位小朋友發言）

學生 D：我覺得是，大家都會說漂亮的媽媽，沒有人說漂亮的爸爸。

學生 E：不是！漂亮的孔雀都是公的！（這是班上的自然小專家）

老師：那與漂亮相對應的「帥氣」，是男生專用的形容詞嗎？

學生 F：不是啊！上一課的習作才寫著媽媽穿著軍服好帥氣。

老師：那我們回到原本的話題，我們都同意蝴蝶是有不同的性別，是嗎？

學生：對！

老師：那假如這隻蝴蝶是公的，我們就不能形容他是「美麗的蝴蝶」了嗎？（問學生 C）

學生 C：不對，因為蝴蝶就算是公的還是很漂亮。

老師：所以「漂亮」是個不分性別的中性詞嗎？

學生 A：我現在覺得是！

學生 D：可是爸爸不漂亮啊……

學生 G：可能也有漂亮的爸爸啊！

學生 D：沒有啦！

學生 D 一直糾結於「父親」不能用「漂亮」一詞來形容，從這裡可以看出，孩子們對於「性別」的印象，多取自最親近、最熟悉的雙親，並且禁錮其中。傳統社會觀念中的「男性」圖像是雄壯剛強，此形象與「漂亮」一詞給人柔和雅麗的觀感相差甚遠，所以學生將「漂亮」一詞與女性直接劃上了等號。

其實現今的國際時尚圈有很多中性風格的模特兒，如澳洲的 Andrej·Pejic、烏克蘭的 Stav·Strashko、中國的王斌等等，都是高知名度的中性派男模，其端麗的樣貌用「漂亮」、「美麗」一詞形容毫無違和。若是高年級學生，帶著他們認識這些模特兒及其生命故事，會是很有啟發性的課程；但對於低年級的學生，這些卻似乎太過遙遠（有些孩子連什麼是模特兒都不清楚），缺乏與生活的共感，無法引發共鳴。然而，能與生活經驗連結，是教學中最關鍵的一環。要如何引發低年級孩童共鳴呢？可愛的小動物（生物）是很不錯的切入點。

老師：那我們跳脫「人類」的範疇，有那些生物是會讓你覺得可以用「漂亮」形容的呢？

學生 E：孔雀啊！孔雀魚也是公的才漂亮！（自然小專家再次上線）

某學生：錦鯉也很漂亮！池塘裡會有好多，可以買飼料餵！

學生 G：獨角獸超漂亮！（這位女孩是獨角獸愛好者）

學生 C：小白兔！

學生 G 反駁：小白兔不漂亮，是很可愛！

老師：可愛跟漂亮常一起出現，那「可愛」是女生專屬的形容詞嗎？

某男學生：不是！因為我也很可愛！（全班大笑）

這是課堂中的小小插曲，卻讓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仔細翻閱低年級的國語教科書，在課文或者造句練習，的確出現多次的「蝴蝶小姐」，卻看不到「蝴蝶先生」，這與孩子的想法及認知是相呼應的。這幾年的課本一直致力於「去性別化」，但在這個不起眼的小角落，性別的傳統觀念依然存在，實在過於細微，若非學生的話語敲打，我也不會有所覺察。

「教科書的性別刻板印象」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經典案例，就是過去統編時代的國語課本中的一篇課文〈誰起得早〉，其中的「媽媽早起忙打掃，爸爸早起看書報」備受質疑（婦女新知基金會，1988），開啟教科書性別刻板印象革命的先鋒，也是教科書去性別化歷史中濃烈的一筆。張盈堃（2013）曾在《教科書中的性別迷思》一文中詳實整理教科書性別意識型態的相關研究，指出：「教科書研究的範圍並非在學校或是在課業的教材上，而是擴及生活的全部。『生活世界場域』所指涉的對象是學生、教科書、教學、社會、經濟條件、政治因素、文化現象共同形塑的流動過程。」在教科書致力於去性別化的同時，源自於社會及生活經驗的性別刻板印象卻仍無法動搖，就如同學生寫給母親的卡片，多感謝母親辛勤於家務，而寫給父親的卡片總是感謝爸爸努力賺錢；即使雙薪家庭的學生，母親也在上班，或許會感謝母親工作賺錢養家，但感謝父親煮飯做家事的，至今還沒見過。正因為在生活中、在媒體上、在文字裡，兒童不斷累積與學習既有的性別概念，因此要避免性別劃分的狀況確實困難，因此，要能促進跨性別的社交互動，成人的支持與引導是努力的方向（Ramsey，2005）。

在這堂課中，我們討論的重點並非「蝴蝶可以是公的嗎？」，而是「漂亮是一個跨性別的中性形容詞嗎？」經過這堂課的討論，學生是否接受「漂亮」也可以用於男性？或僅限於非人類的生物？因為他們沒有可以相類比的生命經驗，如同前文所述，性別劃分的狀況在所難免。儘管如此，這堂課的討論仍是有意義，透過對話，讓學生產生多方的思考，或許孩子仍無法接受以「漂亮」形容男性，但是藉由其他生物的例子，理解漂亮或美麗是中性而跨越性別的詞語，這樣的前導經驗有助於日後更深入地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小結

一節國語課意外引發的性平議題，帶給我很深的感觸，性別議題在校園中是敏感的，尤其常與校園霸凌及暴力伴生，當個人性別氣質與傳統刻板印象不符時，便易造成性霸凌；透過

性平教育，在所有微小之處予以關注，建構性別友善的校園環境，希望由此擴及社會的整體風氣。在循序漸進的性平課程中，讓孩子了解不同性別或性別氣質的差異，透過同理，學習尊重，遏止校園中可能會出現的性霸凌，使每個孩子能在安心、尊重且充滿愛的環境中成長。此外，讓孩子了解世界有著不同的可能性，就像「蝴蝶先生」一般，存在即是合理，我們要學習的是尊重每個人的差異。希望所有孩子，不管男生女生，不論陽剛陰柔，可能是蝴蝶也或許是蜜蜂，都能在充滿花香的世界，翩翩飛舞。♥

參考文獻

- Ramsey, P.G. (2005)。多元世界的教與學——兒童的多元文化教育。臺北：心理。
- 方朝郁 (2015)。讓體育課的教學效果更好——班度拉社會學習論在體育課練習教學的應用。臺灣教育評論月刊，4 (5)：152-158。
- 婦女新知 (1988)。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教科書的性別歧視系列。載於《婦女新知》第 71、72、76、77、78 期。
- 張盈堃 (2013)。教科書中的性別迷思。取自 http://life.edu.tw/homepage/discuss/t-5-293.php?board_no=B000000169&seri_no=361&pageth=6。
- 陳儒晰 (2008)。幼兒園教學實務的性別議題之分析：以「結婚」的主題教學活動為例。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4 (2)：177-202。

國中場域

情與色初開

談國中生的日常性別玩笑、性騷擾與議題課程

■ 蔡宜倩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諮商碩士班研究生

教室裡的性別議題與挑戰

任教於國小高年級到國中階段的教師，對以下場景大概不陌生：打鬧的男生並且抓對方下體，辯詞常常是「我只是在跟他玩！」、「老師，黃小明開黃腔！」、「就開玩笑而已啊！」，然後私底下抱怨這個同學很小氣、很難相處、那麼認真幹麻！有些同學可能會想「認真就輸了，不跟他計較」，或者被半強迫地「幽默」看待，一起玩、多開心。

在國中場域，教師並不意外見到男生將「性」相關的言論掛在嘴邊，從髒話到黃色笑話不可勝數，也許是在課程中試圖引起注意，也許是為了建立男性間的同儕情感。身為老師，會發現積極與消極處理都不是，我們似乎很難真正打進孩子心底，讓他們發自內心不去講、不去

玩，因為我們從未真正說服。實際上，確實也很難真正說服，因為這並不僅是一次偶發事件而已，背後是不論時間或者空間皆層層堆疊的性別文化魔術、長久以來的慣習，甚至可見父權壓迫之結構。

校園裡的性別玩笑、性騷擾，在職場上亦然延續，2018 年勞動部調查統計，女性受職場性騷擾比率比男性高 11 倍，其中高達 54.7% 當作「開玩笑」而未申訴。回到教育現場，教育部〈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通報件數統計〉之中，三者通報比例最高的皆為國中階段。從統計表也發現，近六年性侵害案件數逐步下降，然而性騷擾與性霸凌案件數卻自 103 學年度起逐年上升；各就學階段的性騷擾比例，雖然仍以國中為最高，但是卻有比例移轉、自國中下降至國小的趨勢。

因此，接下來，筆者將談談自身如何處理國中校園性騷擾事件，如何進行班級經營與設計性騷擾課程，期盼能有所影響，撬動那一個在日常教室中的性別磚塊。

性騷擾事件後，學校導師如何面對及處理？

一、性騷擾事件的通報與處室合作

筆者擔任國中導師時，與學生有不成文的默契，學生知道如果需要私下和導師講話或談心，隨時可以約時間。那一天中午，筆者與小齊（匿名）坐下來沒多久，即在小齊的眼淚中知曉事件，當下我需要隱藏內心極大的震驚，以迅速判斷如何處理此起非直接對小齊但是程度卻可列為嚴重的性騷擾事件。和小齊談完後，我還須釐清的脈絡，下午我從小齊知悉此件事的朋友與知悉此件事的同學調查，再與加害學生攤牌，隨後，與輔導室與學務處通報，訓輔皆需要有所處置與合作。最後討論完再打電話給兩位同學的家長，隔天請到學校來談這件事。這一連串事件的處理，都在同一天完成。隔天在雙方家長各自的晤談中，得到共識，對於受害者與加害者也皆安排諮商輔導，希望理解加害者的衝動，也接住受傷的小齊。（教育部註：導師之處理重點在於安撫學生情緒，鼓勵學生向興平會提出申請調查，應避免違法介入是食之調查）

二、班級階段性處理方式：ORID 焦點討論法（教育部註：倘性平會啟動調查，得先向學生說明法定處理程序。本項討論應於性平會調查程序完結後進行，以避免對調查程序造成干擾。）

在輔導室、學務處的積極協助下，事件的官方處理差不多清楚完整，但筆者同時也注意到班級內部輿論越燒越烈，在思索過後，使用「ORID 焦點討論法」，試圖從承接班級內部的情緒開始，再互相理解以及抒發，並且擁有階段性的結束。而什麼是「ORID 焦點討論法」呢？它總共有四個步驟，包括「Objective」：我看到（聽到）什麼事實？；「Reflective」：我有什麼樣的感

受?;「Interpretive」:我從中獲得了什麼意義?;「Decisional」:我做了什麼下一步的決定?

課程進行首先與輔導室規劃好,當節分別給予當事人安排諮商。進行方式上,媒材僅簡單的發下白紙,請學生折成四格,再按步驟引導學生。從釐清事實開始,請學生寫下他看到與聽到的,教師在座位間走動逡巡後,回應目前的事實與學校處理情況,停止發散趨勢的謠言與揣測。接著,同理學生出現的情緒,引領學生透過書寫抒發情緒。而此件事情的發生定有它的意義存在,請學生寫下屬於自己的意義,最後則是接下來的決定,不僅是原諒與不原諒的二分法,也可以是再觀察的,都是可以的,教師表達:「可以不再與他是朋友,他正在面臨該有的處罰,也確實感到後悔,因此我們就不再有謠言或者惡意攻擊,當然也不將這件事作為八卦擴散,你們一定都不希望我們以為在制裁加害者,結果卻做了讓小齊承受二度傷害的事」。

過程中,學生當然有許多的為什麼,為什麼他(加害者)做了這樣的事?為什麼跟別人說會讓小齊二度傷害?……等等的問題,或許不好回應,但是由於目的都是希望孩子可以擁有使他人更好的能力,帶著這樣的信念便能溫柔而堅定的給予回應。在學生的情緒被接納,疑惑也受到解答(不是追求標準答案,教師對學生也需坦承)之後,發現班級整體情緒回復與穩定非常多,也無出現謾罵、排擠或霸凌。

三、班級議題課程：讓我們重新來談談「性騷擾」和「性」

但是,這樣就結束了嗎?不是的,根本的關於「性」與「性別」的問題仍然存在,性好奇與性騷擾可能是一線之隔。此次事件已讓孩子印象深刻,但如何深刻到能有認知上的轉變?因此,筆者規劃性騷擾議題課程,過往性騷擾可能在健康課、公民課、輔導課皆有提及,但卻沒有完全進到學生心底,這次的事件是很好的契機,學生也確實相當專心於課程的進行。

課程內容從觀念談到行為,輔以學習單和影片進行。先從身體界線到言語界線,公共場合到私人空間,什麼是合適的距離講起,而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性騷擾可能比比皆是。接著再給予教育部與勞動部統計數據,一起來想想什麼是國中階段比例最高?為什麼受害者多為女性?而我們往往會聽見「我只是在跟他玩!」「開玩笑而已啊!那麼認真幹麻!」的話語,所以如何制止性騷擾/性侵害呢?以五C口訣,包括:意識(consciousness)、承諾(commitment)、信心(confidence)、溝通(communication)、控制(control),重新認知權力,相信自己的身體的感受,並且試著拿回主導權。此外,也使學生知道相關民法、刑法上的責任,輔以案例。課程最後以「我們不要做加害者,也不要成為受害者」重新賦權,也以「只要你不喜歡,別人就不可以」鼓勵學生具備勇氣。

後續,我更邀請輔導老師為孩子直接解惑「性」,課前先讓學生寫下各種對「性」的好奇

與疑問，輔導老師再進班上課和解答。過程發現學生累積了好久不知該問誰的迷思，A片、自慰、高潮、G點……，終於問出口的疑惑，用正確的學名，並且剖析傳媒。我希望「性」不再是隱諱避而不談，卻因此產生更多晦暗的話題，健康的聊，其實才能建立健康的觀念。

結論

筆者在此次課程後，發現分布於各科、關於性騷擾的課程過於零散，學生對這些課程無深刻感受，也常僅是教條式的答題與理解，身為現場教師如何設計出深刻的課程？除需要更擁有性別敏感度外，日常生活關於性別的重新解構與建構，或許才是更重要的。性別議題具有交織性，性別議題須意識到權力的運作，一切可能從日常的玩笑，逐漸成為性騷擾、性霸凌甚至是性侵害。在資訊時代下，我們可能需要更早回應孩子對於「性」的好奇；當我們談論「文化回應教學」的同時，是否也可以逐步來搭建「性別回應教學」的鷹架？讓我們試圖來談論「情」與「色」，讓我們將「性」自陰暗不明的空間與時間中拉出，讓我們協力來撬動那一個在日常教室中的性別磚塊。♥

參考文獻

- 教育部（2019）。疑似校園性騷擾案件數統計。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 謝珮琪（2018）。勞動部調查：女性受職場性騷擾比率較男性高 11 倍，其中 54.7% 當「開玩笑」未申訴。風傳媒網路新聞 <https://www.storm.mg/article/408102>

大學場域

阿嬤聊女人的禮物——月經

■ 莊佩芬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輔導原理讓我起心動念

筆者於教育系工作多年，透過自身研讀女性主義與家族治療之背景，總試圖在每一門課程中融入性別，亦鼓勵學生尋找自己與家庭、家族，甚至與天地間大我的關係。在追求性別平等的同時，亦提醒學生注意自身的觀念長久以來如何受到影響；以絕大多數女性皆有的生理現象月經為例，悅納女性與生俱來的月經禮物，辨識社會文化對月經的褒貶，更是無分性別皆應理解的議題。

開設輔導原理這門課，無非希望準教師們能夠學習未來可應用於教學現場的輔導基本知識，然而，外在技巧可藉由反覆練習修正而熟練，對於遇見性別議題的孩子，準教師的性別意識卻須特別培養，才能令其反思既有的性迷思，擺脫桎梏，以性別友善的態度進行輔導。

性教育從說出口做起

筆者於課堂上討論性話題時，許多學生難掩羞怯，顯見性教育雖應落實於中小學課程中。然而，這群未來可能擔任教師的大學生們，仍無法自在談性。若以男女二分，則男學生多半欲表現得自在，卻又在筆者提及月經時，自陳對這項女性特有的生理現象不熟悉，也不曾想在健康教育課程外再多加認識；女學生則顯得較為熱烈，只是在討論過程中，習慣以「那個」代稱月經。

筆者觀察到此現象後，決定將該學期的期末作業訂為「訪談阿嬤的月經」。特別將訪談對象設定為阿嬤的原因在於，儘管性教育在以往付之闕如，但學習如何與月經共處，是多數女性在成長期間必然遇見的課題，也是世世代代女性間特有的連結故事；當學生直覺地認為過去沒有適當的性教育、老一輩的性態度也趨於保守，此時透過訪談可確實了解長輩的性態度，再與原有預設對照，即讓這群大學生有機會與阿嬤在月經世界中相見、傳承、交流，記錄不同世代間女性月經的意義，也找出新舊世代間之性態度有何異同，這也將帶給學生們有別於同儕間討論之感受。

學習性別平等的方法何其多，例如：Paulo Freire 提出的教育理論觀點「意識覺醒」（conscientização），強調人藉由動態的解放，導向其所指涉之更完善的人（Freire, 1982/1985），套用在性別平等教育上，亦能使個體提升性別意識。Barbara（1987）則認為「反身性」（reflexivity）作為一種語言或思想的能力，能引發關於個體意識與社會真實之間的交流；假使敦促學生進行反身性實踐，透過期末作業實際體會「我如何看待性」，以及「社會如何影響我看待性」，甚至可能有「我怎麼翻轉這個影響我以往如何看性的社會」的行動，亦是性平教育可致力之方向。然而，筆者認為「阿嬤的月經」這份作業之獨特性在於強調長輩與晚輩的代間交流，傳承與對話使彼此互為主體，成長不侷限於學生對性別的認知提升，更透過阿嬤的回應內容與態度，了解性是可被言說的，阿嬤對於孫輩較易給予的和藹與溫暖，亦是訪談作為一種方法，提升彼此關係溫度的適宜對象。

「這學期的期末作業請大家分組，找阿嬤進行訪談，題目就訂為『阿嬤的月經』！要真正站在符合學生利益的立場為其輔導，勢必得坦然面對性議題，首先請你從練習說出口做起。」筆者與學生共同討論出「對月經基本知識的了解程度」、「他人月經態度對自我之影響」、「自我對月經之體驗感受」與「看待社會文化與月經禁忌之態度」等四大項概念，進而擬定訪談大

綱。與學生討論的過程中，筆者觀察到當同儕間能因某種契機（此處為討論期末作業）而開啟對性的討論，而原先不太發言或面露難色的學生，亦多能開口加入。尚未踏進訪談的田野，學生已經在培養性別意識的歷程中了。

「阿嬤都很自然地與我們聊月經！」

經過一學期的努力後，各組學生皆不約而同地提到標題所述之共通點。進一步與學生討論對於這項發現感到驚訝的原因，不外乎是認為過往臺灣社會非常保守，然而，這群受訪年齡落在 50 至 80 歲的阿嬤，對於這群孫子輩的訪問，卻幾乎都是侃侃而談，甚有告知學生「即使（發生性行為後）有了小孩也不要緊，只要最後的選擇不傷害到彼此與小孩就好。」這般的開放觀念，打破這群學生的既有想像。

另一項令學生感到驚嘆的是，大部分的阿嬤對於「月經時的禁忌」多持開放態度：規定不能拜拜還是照樣拜、冰品應當忌口還是進食、不能洗髮還是洗、月經來時不可進「月內房」（產婦坐月子的房間）還是會進去照顧產婦。然而，即使這些阿嬤都不遵守，卻也皆表明曾聽過這些習俗禁忌，所以應該還是有許多女性深受禁忌所苦。

學生與阿嬤經過訪談之後，雖認為部分女性的經痛，以及古早時更換粗布極其不便，確實讓月經成為女性獨有的困擾，不過卻也皆同意月經的來訪，證明自我開始擁有生育下一代的能力，這是上天賜予女人的禮物，不該被視為不潔、骯髒的事物。唯一與自然開放態度似乎相矛盾的是，阿嬤們雖認為月經是自然的，卻也習慣在他人看不見時清洗替換的粗布，承認自己終究感到害羞；針對這一點，學生傾向接受阿嬤的選擇，或認為這應歸為個人隱私，可以理解不喜他人看見的想法。

不分性別，一同看見月經的美

「阿嬤的月經」期盼這群學生透過談「性」，看見自我內化的恐性陰影，且在浮出意識層面後，具有充沛的力量幫助自己的人格成長；與阿嬤的互動，則是透過和他人連結的經驗，覺察人類的集體（潛）意識可能如何影響個體身心，進而學習不被過度影響；主題訂為月經，則是期望翻轉社會文化給予月經的負面標籤，促使學生不再僅是閱讀教科書提供的內容，讓月經知識停留在認知層面，而是經由阿嬤述說其直接經驗到的感受，重新解讀女性的身體經驗，賦予月經正面的意義（張菊惠，1998）。另外，學生也能因親自訪談交流，用身體感受這份月經的美。

令筆者感動的是，一名男學生願意分享這份作業帶給他的改變。以往對於性或性別議題，儘管頭腦告訴他不需要排斥，然而在有選擇的空間時，他總是選擇轉身離開，直至這次不再有理由可以逃避；相對地，令他自己感到驚訝的是，實際要開始訪問阿嬤關於月經的問題時，同組的女生反而不好意思開口，卻是自己有勇氣開啟訪談，相較於其他多數組別的同儕，仍是女學生擔任訪談者為主，這樣的差異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卻也在訪談者性別之向度上成功翻轉。「我知道當女友月經來時，該如何照顧她了。」原先對於月經議題興趣缺缺的他，能開始有這樣的轉變，且其特別說明所謂的「照顧」，是尊重女友的感覺與需求，不是想弱化女友，相信未來更能看見月經的力量、女性的力量。

讓月經帶回女性的野性力量

有別於主流性別平等教育在教師培養學生性別意識時，多以介紹基本性別概念、性別暴力事件與成因、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偏見與歧視等，筆者則關心月經長久以來在父權文化中受到箝制與負面標籤，抑制了女性原有的野性力量，臣服於崇尚陽剛的社會秩序之下；然而讓學生透過實際訪談，對羞恥的性文化與月經議題進行除魅，撐開「性」被看見、被言說的空間，進而珍守自己的內在，成功將野性力量重新歸還予女性（Estes, 1992/2012, PP.478-480）。這不僅是解放女性，亦使男性得以重新認識女性，鬆綁已經太過僵硬二元死結，讓性別能量再次平衡、再次流動。

筆者建議往後的性教育主題，可分別策畫「阿嬤月經」與「阿公夢遺」二項主題，並將訪談者分為女學生與男學生，著手四種象限（女訪女、男訪男、女訪男、男訪女）之交叉比對探究，針對男女特有生理現象與訪談性別差異進行深度分析，如此亦可能協助準教師們在踏入教學現場前，預先為自己的性平之路作更多準備。♥

參考文獻

- 張菊惠（1998）。月經之女性主義論述。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8：21-25。
- Barbara A. B. (1987). Reflexivity. In Mircea Eliad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Vol.16* (P.234-238). New York: Macmillan.
- Estes, C. P. (1992). *Women Who Run with the Wolves: Myths and Stories of the Wild Woman Archetype*. U.S.A.: Sounds True Inc. 中譯本，吳菲菲（譯）（2012）與狼同奔的女人。臺北：心靈工坊。
- Freire, P. (1985).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Culture, Power, and Liberation* (D. Macedo, Trans.).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2)